

## 平湖报本塔院

## 岁月沉淀的江南瑰宝

■ 季小英

在江南大地的平湖一隅，有一处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报本塔院。它静立在岁月的长河中，见证着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迁，宛如一部无言的史书，每一处建筑、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 历史渊源：岁月深处的记忆

查阅平湖县志，能看到有关报本塔院的记载：平湖建县133年后的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那时的平湖，山川秀丽，人文气息浓厚。邑绅陆某（时任刑部主事）和名士冯汝弼、赵伊等联名发起，决心为这片湖山秀境增添一抹独特的景致。他们相中了鸚鵡洲这块宝地，这里四面环水，泓波澄碧，洲上树木葱郁，这处沙盆是个极具灵气的地方。陆某等人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开启了建塔之旅，经4年告竣。当时塔为七层，高约63米，每层四周绕以华檐翘角，角悬铜铃，微风吹拂，铃声作响，传闻四野。同时又在周围营造寺院，遂成佛门净地的报本禅院，香火鼎盛，闻名遐迩。

当塔落成之时，陆某为其取名“报本”，其寓意深远，涵盖了天地、国家、父母、师长之恩，饱含着人们对本源的敬畏与感恩之情，也寄托着当地人希望本乡人能多出人才，在朝廷上被委以重任的愿景。

然而，时光的磨砺总是无情。清顺治十六年（1659），报本塔因地基不固，难以承受岁月的重压，轰然倾圮。这一倒塌，让平湖百姓心痛不已，但他们心中对报本塔的那份情感从未消散。经过漫长的筹备与等待，康熙二十五年（1686），陆某挺身而出，主持重建工作。陆某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决心，带领众人开启重建大业。

当时因考虑地基负重不起，故改为五层，采用砖石结构，其他形制，仍按旧例。塔通高49.39米，正八面形体，底层直径8.18米。层面外圈以牙子砖，用糯米灰浆砌成。其上筑平座回廊，可环绕塔身。塔内筑螺旋形石级。每层中央为圆形空间，顶层穹窿状。塔顶安置约12米长的禅杖状铁刹。与陆某同朝为官、刚入平湖籍不久的高士奇（1645-1703），身为康熙重臣，时任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特为纪念塔落成大吉撰写《重修报本塔记》一文。（“重修”实为“重建”，含传承之意）当年他45岁，正壮年才盛，以亲历目睹者的口吻记述道——

“踏着石梯，拾级盘回而上，陡于绝顶，阁榭环匝，窗牖虚明，东望海上旭日之所升，西眺邑城烟火之所聚，自南暨北，湖流激滟，琳宫梵宇，稻田蟹舍，远近布列，其雄杰足以拔幽襟，其宏旷足以纳众美，诚一邑之胜也。”

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报本塔终于再次竣工，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鸚鵡洲。此后在乾隆和道光年间，报本塔又经历了多次修缮，每一次的修缮，都是后人对先辈精神的传承与延续。

在此后的100多年间，由于政局动荡，战事频发，民不聊生，满目疮痍，致使报本塔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尤为可惜的是平湖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拆除塔上的飞檐翘角和各层围栏，还焚烧寺院，使它变成一支破败不堪的“孤笋”。昔日的“一邑之胜”被摧残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特别是在平湖解放前夕，报本塔还是两位地下党员秘密接头的地方，商量着策动“国民党县长楼正华”起义的党内大事。这在平湖新志上记有重彩一笔，也烙印在平湖人民的记忆之中。

解放后，在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报本塔被冷落而置之一旁。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某厂把仅存的“残疾之体”当作水库使用。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折腾，致使塔身向东北倾斜75.5厘米（2°1'18"），濒临灭失的危险。

风雨过后见彩虹。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历史文化意识日趋提高，东湖风景区逐步开发，市委、市政府顺应民心民情民意，把大修报本塔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市博物馆一边申请报本

塔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边在上级业务专家的指导下，在往年文物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编制报本塔纠偏和修理方案。1997年报本塔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紧接着上报方案，期盼报本塔“枯木逢春”的到来。省、市政府及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先后分批拨款200多万元，用于报本塔的“纠偏工程”和在“修旧如旧、保护利用”原则指导下的修缮工程，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 建筑特色：巧夺天工的艺术结晶

报本塔作为报本塔院的核心建筑，是一座楼阁式砖塔，它宛如一位遗世独立的佳人，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塔高49.39米，身姿挺拔，直插云霄。其平面呈八边形，立面为5层，采用壁内折上式结构，这种结构既稳固又巧妙，展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

每层都没有砖叠涩平坐，为人们提供了驻足观景的空间。转角处的擎檐柱，犹如忠诚的卫士，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塔。塔檐是其一大特色，牙子砖和平砖相间叠涩挑出，层层错落，宛如绽放的花瓣，精致而优雅。翼角处悬挂着风铃，微风拂过，风铃叮当作响，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声闻数里，为宁静的塔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泼。

塔壁内设有蹬道，沿着蹬道拾级而上，便可登至塔顶。在攀登的过程中，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络。各层的八边形塔心室，空间开阔，上为穹窿顶，线条流畅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塔顶置铁刹，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属的光泽，更显威严庄重。

鸚鵡洲的寺院布局严谨而有序，大体分为南北二大区。

北区以寺院、塔院为主体，是整个区域的核心所在。塔东为寺院主轴线，自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照壁、山门、天王殿、平台、大雄宝殿、藏经楼。照壁庄严肃穆，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山门古朴厚重，仿佛是通往历史与信仰的大门；天王殿内的天王威严庄重，守护着这片净土；平台宽敞开阔，是人们举行活动的场所；大雄宝殿气势恢宏，殿内供奉着佛像，香烟袅袅，信徒们在此虔诚祈福；藏经楼则珍藏着众多佛教经典，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轴线东、西两侧为配殿，对称分布，与主轴线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建筑群落。塔西为塔院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塔院门厅、配殿、报本塔、方塘水池和僧舍等。这里环境清幽，方塘水池中，荷叶田田，荷花绽放，为塔院增添了一份宁静与祥和。僧舍错落有致，为修行者提供了一个静谧的修行之地。南区由静筠园、春辉馆组成，静筠园是一座土山树林闭合的古典园林，园内绿树成荫，花香四溢，放生池中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春辉馆北临水池，南为假山庭院，整个建筑群藏而不露，宛如世外桃源，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与安逸。

## 相关文物：历史的见证者

报本塔塔身的铭文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们犹如一部部微型史书，记录着过去的故事。这些铭文砖主要分为“福寿”字样等的祈福类及造塔捐助者的记录两大类。祈福类铭文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每一个“福寿”字样都蕴含着深厚的情感；造塔捐助者的记录则见证了当时全城百姓众志成城“塔”的场景，从侧面证明报本塔的建造并非仅由某一人或某一家族推动，而是凝聚了众人的力量，体现了当时平湖人民的团结与和谐。

2002年，对报本塔进行修缮时，一个惊喜的发现让世人对这座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塔刹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四件珍贵文物。其中，宣德七年的《妙法莲华经》为国家一级文物，该经卷系明代七下西洋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为表信佛之虔诚，出资恭请南京高僧圆静用金粉书写，成于明宣德七年（1432）九月初三（此年为平湖建县后2年）。经卷长40余米，7万余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长卷后来传至陆某长子陆光祖



报本塔

（时任明吏部尚书）之手，遂为陆氏传家之宝。在清康熙二十五年重建报本塔时，由陆氏后裔献出藏于塔刹的宝物，成了弥足珍贵的镇塔之宝。它也是郑和信奉佛教的唯一实物证据，保存在一件黄花梨木的盖罐里面，其书法精美，经文内容完整，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清陆某手书的《六经》长轴，上面钤盖多方印章，字迹刚劲有力，笔锋流畅，展现了陆某深厚的书法功底和文化素养。此外，还有道家的镇塔万年符和一个紫砂舍利塔。这四组文物，涵盖了佛、道等多种文化元素，“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它们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古代宗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前人的智慧和包容精神。

## 文化传承：智慧与精神的延续

报本塔院不仅是一处建筑胜地，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明万历七年（1579），王阳明弟子王畿来到报本塔院讲学。他将阳明“良知”学说融入禅学，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思想如同一股清泉，注入了平湖文化的长河。一时间，县内儒生纷纷集于塔院听讲，他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与王畿展开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这场讲学，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也让阳明学说在平湖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知名高僧弘一法师，在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誉。1935年，他在厦门万寿寺演讲其自编的《佛说阿弥陀经》时，提及了平湖报本禅寺的文物古迹。这一不经意的提及，让报本塔院声名远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老寺院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弘一法师对报本禅寺的提及，不仅是对家乡寺院的一种眷恋与牵挂，更是对其文化价值的一种认可与传承。

平湖报本塔院，是历史的馈赠，是文化的传承，是平湖人民心中的精神家园，见证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向世人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

## 平湖习俗·文娱俗

## 抛提篮

改革开放以前，孩子们很少有现成的玩具，常常是自制土玩具或是就地取材开展游戏，即便如此，也能玩得不亦乐乎。抛提篮，就是乡村孩子喜欢的一种游戏。

抛提篮，顾名思义，就是以提篮为游戏道具。过去农村孩子懂事早，小小年纪就要帮家里干活，因为家里养的畜禽大都以草为食，所以孩子们干得最多的活儿就是割草了。割草之余，孩子们将盛草的提篮放成一排，每个人从自己的提篮里拿出一把草，放到提篮前面，作为输赢的彩头。有不怕输的孩子，甚至将一篮子草倒光，有多少放多少。之后使用划拳的方式决出“头家”，以此确定抛提篮的顺序。

玩家站在离提篮一定距离的地方，远近由孩子们共同商定，用脚步来跨出大致距离，通常介于3-10米之间。“头家”第一个上场，将割草用的镰刀抛向提篮，只要能抛中任何一只提篮，便宣告胜利，赢得所有“押注”的草把。如果未能抛中，则需罚草一把。随后，游戏依序进行，每个孩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幸运一击。

抛提篮还有另一种玩法。所有玩家统一站在提篮旁，各自将手中镰刀向远处抛，谁抛得最远就为“头家”，以远近依次为序。然后，每位玩家站在镰刀落地点，将镰刀向提篮抛去，抛中提篮就是赢家。

这样的游戏，不仅让孩子们在劳作之余找到了乐趣，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和竞争意识，成为童年记忆中一抹亮丽的色彩。

## 敲铜板

敲铜板也称滚铜板。清至民国时期，平湖常见的铜钱有两种，一种中间有方孔，一种中间无方孔。有孔的俗称铜钿，无孔的为铜板，铜板比铜钿要厚。20世纪50年代以前常见的铜板主要有两类：一类清光绪年间所制，一面是龙，一面有“光绪元宝”四字；另一类民国初年所制，一面是交叉的两面旗子，一面有“十文”等字。后来以人民币替代铜钿和铜板，铜板成了玩具，最为小孩子所喜欢。

敲铜板，参加人数不限。游戏之前，先要在场地一侧斜放一块砖头，然后玩家一个一个地站在斜砖旁，手持铜板侧向斜砖敲下，让铜板借着砖头的斜势滚向远方，以最远的为“头家”，后依次为二家、三家……

“头家”拿起自己的铜板，站到铜板原处，将手中的铜板依次向二、三、四家的铜板敲去，近的只要蹲下用手直接敲一下。若敲到对方的铜板，对方的铜板就归自己，若敲得对方的铜板翻过来，对方除了输掉这个铜板外，还要再拿出一个铜板给赢家。但如果未能敲到对方的铜板，则要把自己的铜板放回原处让别人敲（也有另一种玩法，就是将这个铜板输给对方，自己再拿出一个铜板放到原位置上让别人敲）。“头家”结束后，依次轮到二家、三家……直到铜板敲完，再进入第二轮。

## 滚铁箍

滚铁箍是平湖民间的叫法，学名称作“滚铁环”，是风靡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民间体育游戏，也是孩子们主要的娱乐方式。无论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乡村的房前屋后，都能看到孩子们滚动铁箍、互相追逐的场景。

滚铁箍的用具由一只铁箍和一根推动铁箍前进的推杆组成。铁箍哪里来？多半是自己想办法，把自家木盆、木桶上的箍敲下来细细打磨，使其够圆够滑。这些箍多数为铁器，也有少数是铜器，但统称为铁箍。铁箍有了，还要有根推杆，这就需要找一根硬度较好的粗铁丝（俗称铅丝），将铁丝的一头用老虎钳弯曲成“U”形，再向另一方向弯曲，并接上一段小竹子，使其成为带有弯钩的长柄。游戏时，要将铁箍放于推杆的“U”形口内，通过推杆来控制铁箍滚动的方向和速度，使其稳稳前行而不倒。滚铁箍可以一个人玩，也可有几个人同时玩，还可以开展趣味比赛，以跑得最快最远且铁箍不倒者为胜。滚铁箍最带劲的玩法是斗铁箍，两人相向滚动铁箍，让铁箍迎面相撞，谁的铁箍倒了就算输了。

滚铁箍作为一种深受少儿喜爱的游戏，有助于培养少儿的身体协调性，还能增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协调能力。

(供稿：张玉观)

## 一块纪念碑再现的往事

■ 陈正其

乍浦镇至今保存着一块石刻纪念碑，记录了由当时的大桥、黄山、黄姑、林埭、全塘五乡共修沿塘河的事。这块纪念碑是乍浦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同志在巡查乍浦沿塘河时发现后，特地收藏在乍浦镇四牌楼社区的。

这块石碑高约1.2米，由平湖县人民委员会立。石碑上雕刻文字清晰地记录了1957年“五乡”万名民工疏浚沿塘河平湖段一事，全文为：“沿塘河平湖段于1957年春，由大桥、黄山、黄姑、林埭、全塘五乡民工万人开掘，东起乍浦塘，西至海盐县界，全长三五八五公尺。立此碑志，以作纪念。平湖县人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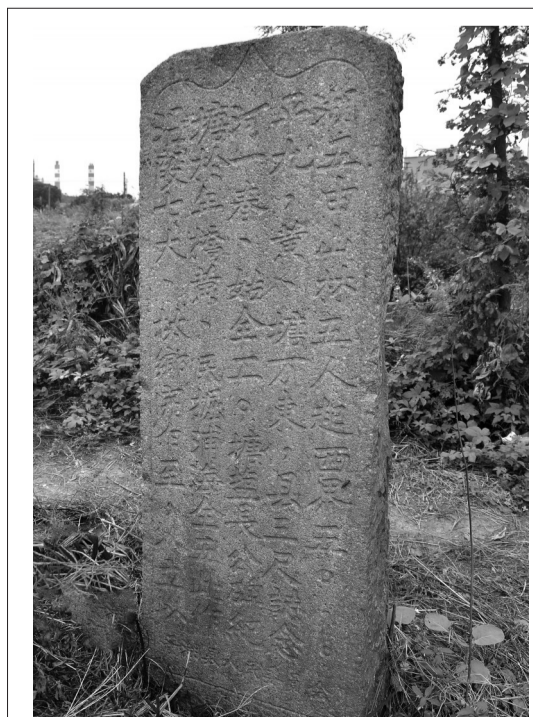
据至今尚健在的老人回忆，当时的大桥乡（后为瓦山乡，后又并入乍浦镇）沪杭公路北侧的野猫墩以西的一处小河，因年久未疏，已逐段淤塞。1956年并乡后，各村联名要求疏浚，经当时的大桥乡政府向上级打了要求疏浚河道的报告，平湖县政府派员经过勘察，决定对沿原小河西直至海盐县交界处这段河道进行疏浚，并新开挖部分河道，将野猫墩以西的河道延长到3.2公里，以解决大桥乡南部缺水的问题。同时，对这段河道正式定名为“沿塘河”。1956年12月下旬，由平湖县拨补资金和派出技术人员指导，大桥乡倾力调来全乡8000余劳动力，历时15天，挖土13万立方米，完成了全长3.2公里，底宽4米，底高程吴淞0米，边坡1:1.5的“沿塘河”大桥段疏浚工程，使大桥乡南部久旱之地有了充足的水源。

与此同时，在平湖水利部门的规划下，又发动黄山、黄姑、林埭、全塘四个乡调集二万余民工，对“沿塘

河”西起乍浦东城墙，经牛桥集镇而东，穿独山塘至秀平桥与黄姑塘贯通的牛桥港进行了疏浚，四乡镇民工在全长15.6公里的“沿塘河”上整整苦干了15天，共挖土50万立方米，使西起海盐县交界处、东至秀平桥与黄姑塘贯通的牛桥港这条“沿塘河”全线贯通。“沿塘河”疏浚后，为沿河两岸农业生产的农田灌溉用水，以及农民的水上交通提供了便利。

现在，“沿塘河”疏浚工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年曾参加“沿塘河”疏浚工程的老人回忆，当时参加开挖“沿塘河”的民工都是以部队建制形式组织的，乡里设有营部，村里设连部，村以下还设了排和班。这样的军事化组织在开河工地十分有用，营部一声令下，连、排立即吹出工号，行动整齐划一。当时开河虽然没有机械设备，都是靠原始的人工铁锹盆土、人力土箕挑泥的艰苦工作，但是大家都起早摸黑，争先恐后地干，有的民工排在工地上还自编自唱起了开河号子：“天白天明亮，开河像打仗，敲敲第几更，各排饭菜香。地白地兴旺，金刚拿铁搭，两面垒坍塌，挑泥有办法……”从参加“沿塘河”疏浚工程老人的回忆和民工们自编自唱的这些开河号子中可以看到，当年“沿塘河”疏浚工程中，民工们的劳动热情是那样高涨。

如今“沿塘河”的水每天涨来潮去奔流不息，还在为沿河两岸的农业生产和水上交通以及农民生活服务。当年参加疏浚“沿塘河”工程的那一代人，如今健在的已经不多，好在因为有这块纪念碑留下的石刻文字，才使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去了解当年五乡农民在疏浚“沿塘河”时靠人工铁锹盆土、人力土箕



石刻纪念碑

挑泥的艰苦岁月，对参加疏浚“沿塘河”那场人海战役并作出贡献的老一辈人肃然起敬。